

I、夏之章：夢魘犬

1.

麻煩死了。

我扛著一台很像機關槍砲管的伸縮三腳架，在這一棟廢墟大樓裡，左右穿梭。三腳架雖然不重，但因為體積大而礙事，我將它扛在肩上，如果肩膀痠了就抱在懷裡，實在很麻煩。

雖然心裡嘀咕不停，一直抱怨馬克為何要來這種鬼地方？但我被他的電話叫出來之後，仍舊是乖乖地跟隨他，來到了這棟大樓。

這棟被廢棄的建築物大樓，外觀是五層樓的圓柱體構造，圓弧型的牆面造型看起來頗為時髦。但只要仔細一瞧，外牆的玻璃窗戶其實佈滿髒污，牆壁也被彩色的油漆胡亂塗鴉，大門則用生鏽的鎖鏈關了起來，一看就知道是一座被廢棄已久的樓房。明明只是剛建好才沒幾年的建物，但是卻早已人去樓空。

馬克發現了廢樓後側的小門，逕自撕開門上的塑膠封條，打開門偷溜進去。

我摸摸鼻子，只好扛起三腳架，隨後跟上了馬克的腳步。

大樓的內部空間，無時無刻散發著古怪的霉味，真難聞。

走在堆滿寶特空罐、垃圾堆、廢棄雜物的走廊之間，可以看見廊道、天花板垂落著一片片灰色的蜘蛛網，地板的磁磚都黏著一層層紫黑色的奇怪污漬。那些黑色污漬看起來很噁心，所以我都特地繞過去，但馬克卻總是滿不在乎地跨著大步，彷彿炫耀著腳上一雙酒紅色的雷根鞋，直接踏踩過去。

儘管是大白天，但因為建築構造採光不良，各個樓層都昏昏暗暗。空蕩蕩的空間裡，只有我與馬克兩人的腳步聲響動，回音震盪在曲折的走廊裡，呈現出一種寂寥又神秘的氣氛。本來以為不會有什麼恐怖的事情發生，但在這棟廢樓裡四處探索，已經走了兩個多小時，也開始讓我心裡有些發毛。

雖然我們冒險走進這座廢樓，就是為了要尋找看看有沒有什麼詭異跟恐怖的事物，並且拍攝下來——但其實，我們兩人，壓根就不相信這棟廢棄大樓會存在什麼非常特別的超自然現象，就算有鬼的話……

怎麼可能有鬼呢？我從來不相信這種無稽之談。

鬼片還是恐怖電影裡的各種妖怪，其實都只是裝模作樣罷了，故意嚇唬人而已。他們最終的目的，就只是騙錢，要騙人心甘情願將錢從口袋裡掏出來。

因為，我跟馬克也是在做同樣的事情，呵……

我一邊苦笑著，一邊跟隨著馬克的腳步，在這棟廢樓裡繼續探索，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拍攝的畫面。從一樓到四樓的環境，已經被我們探勘得差不多了，馬克雙手環抱著胸，思索了片刻，便朝樓梯上方揮了揮手，指揮我們再往

樓上繼續探索。

上樓梯時，我隨意扶抓著木製欄杆。年久而潮濕腐爛的欄杆，竟然像惡作劇電視節目裡特製的保麗龍整人道具，一抓就瞬間分散裂開，裂開的木頭發出了「喀啪喀啪」的詭異聲音。

我一下子重心不穩往後跌倒，重重摔落在樓梯口的舊紙箱上，墨黑色的三腳架也橫甩在旁邊。

霎時煙塵暴衝，一團團霉煙味、噁心味四散開來，嗆得我淚水直流，不停地打著噴嚏，真是太糟糕了。

在黑漆漆的階梯之間，閃射著從五樓窗口洩漏而來的一絲陽光。經過我這一番粗魯的擾動，光芒裡向上飄動的空氣正噴吐著一粒粒蒼白的灰塵，旋轉亂舞，形成一圈圈毫無規則的圓弧線。

我眯著眼睛，透過飛舞的塵埃光束，看見了樓梯上方馬克的後腦勺。

樓梯上的人影高大挺拔。

走在前頭的馬克，絲毫不在意身後的夥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提拿著一臺 DV 攝影機，轉頭斜睨，翹露出嘴唇下方自以為雅痞標誌的一撮鬍子，望了望狼狽跌坐在垃圾堆裡的我。

「喂喂，快起來，不要玩了，你還真愛耍寶。」

「呸，有什麼好玩的？這棟大樓真是個爛地方。」

「就是因為爛爆了，所以才有賣點呀，快點上樓！Hurry！我們還要趕拍最後一段畫面。」

「我知道了，別催我。」

「哎哎，你真是遜斃了，連上樓梯都不會走，你白癡喔。」

「我昨晚在超商輪夜班，沒睡好，所以精神不太好……」

「你兼差也太多了吧！這麼缺錢喔？對了，你要小心一點，不要把我攝影機的三腳架弄壞。我先說一聲，如果弄壞的話，你要賠我。」

「好好，我會小心保管啦。」我用手撐扶著地板，緩慢起身。我的舊牛仔褲沾上了一層厚厚的骯髒塵泥，看起來很難清洗乾淨。

我再度爬上階梯，跟隨馬克的腳步，來到了五樓。

轉頭望去，階梯右側通往一座頗寬敞的室內空間，鼠灰色的巨大塑膠夾板一一分隔出大小相類似的長方體空間，應該就是以前提供商業販賣的攤位。不過，如今卻是遍地狼狽，汗黑的地板上橫躺著破損的藍色帆布，一塊汗黑發霉的木製砧板被扔在牆角。

骯髒的鐵製桌椅倒在地上，四周裸露的水泥牆柱佈滿了斑駁水漬。

越往裡面走，空氣中迎面而來的腐爛味更加濃厚，該不會有什麼流浪貓、流浪狗跟我們一樣，偷偷闖了進來，結果橫死在哪處陰暗的角落吧？

這一棟廢棄大樓，位於盆城的西橋區，是前年才被關閉起來。

雖然大樓的地點位於城市中心，大樓不遠處即是盆城的主要交通幹道，隔了一條街更是車水馬龍的熱鬧商業地段，沿路都是外國服飾品牌、速食餐廳、

百貨商場，但唯獨這一棟被封鎖的樓房彷彿遺世獨立，死氣沉沉。

如果走在馬路上，朝這棟廢樓前進，也會感受到很詭異的氣氛。原先四周都是人聲鼎沸的喧囂市街，但再走幾步來到廢樓區域，四周的氣氛瞬間就會陰沉荒涼了起來，彷彿突然闖入什麼不該踏進的禁地那樣，讓人渾身不對勁。

在人來人往的盆城街道上，竟然會突兀地聳立著廢棄的樓房，真的是一幅很怪異的風景。儘管格格不入，但盆城的市民們似乎也逐漸熟悉了這樣的景觀，早已見怪不怪。

聽馬克說，前幾年盆城的市政府為了整頓市容、凝聚城市向心力，便異想天開討論出一個新的方案，要為盆城建立一座地標性的建築物。於是，市政府徵收了老社區的土地，蓋起了這棟大樓，計畫要將城內的小吃攤販、夜市商家全部收納進來，號稱要打造一座具有盆城地方特色的頂級餐宴大樓。

「明著說要整頓環境、提升經濟力，暗著說，不就是官商勾結嘛，顯然專門讓人撈油水的建設企劃案。而且，要將夜市的攤販進行集中管理，那還是夜市嗎？亂七八糟，那些官員每個都是豬頭，去吃屎算了。」馬克一臉不屑地解釋。

結果，這種沒頭沒腦的政策還是一路強硬執行，被徵收的老社區有一棟富有歷史意義的老屋，也被強硬徵收，就算民間團體集體抗議也無用。

決定將老屋拆除的那天，有好幾百位市民徹夜坐在對街的馬路上進行抗議，結果怪手還是肆無忌憚駛進了老社區，蠻橫地將老屋拆除破壞。

最終，大樓總算蓋好了，也將夜市的商販安排進駐大樓。

想當然爾，被關進籠裡的攤商生意一落千丈，市政府的行銷策略竟然完全失敗，交通動線規劃也極其不良。結局是，餐宴大樓乏人問津，業者最終連租金也不堪負荷，紛紛出走。

幾年之後，大樓面臨了關門命運。

盆城的夜晚，街道依舊吆喝著販賣小吃、零嘴與茶飲的熱鬧市集，這一座耗費好幾千萬資金建成的時尚大樓則被封閉起來，成了名符其實的「養蚊子館」。

不只是這棟大樓而已，盆城裡還有好幾座類似的建築物，都擁有極其相仿的命運。

「我們隨便拍一拍這棟大樓，然後我在牆壁上再畫一些誇張一點的塗鴉，像是血手印之類的東西……最後影片配旁白說這裡鬧鬼，加上一些恐怖的音效，就大功告成了。只要我們將影片放在視聽網站上，點閱率肯定會爆衝上去。喔對了，也要貼上一些符紙。」

馬可從背包裡拿出五、六張黃色的長方形符紙，紙上是他自己用毛筆字隨手亂寫的咒文。為了要增加影片的詭異氣氛，他常常自己進行這種「藝術加工」。

接著，馬克左右走動，端詳著四周凌亂的空間，似乎很滿意它的廢棄狀態，興致昂然地點點頭，催促我快點將三腳架布置好。

我一邊屏住呼吸，忍耐著室內難聞的空氣，一邊手腳笨拙地撐開三腳架的伸縮機關。此時，堆在地上的廢棄帆布有一段麻繩，竟不小心勾纏到三腳架的腳柱，意外卡住了塑膠轉軸。

我低著頭，東扯西拉，卻遲遲無法將三根如同黑色瘦長腿骨的支柱往外順利打開。臉頰的脂汗不停滴落，黏膩的感受讓我極其焦躁。

「笨死了。」

馬克皺著眉頭，揮揮手叫我將三腳架遞給他。

他從背袋裡掏出一把尖銳的小刀，俐落地割斷繩索。那是一把鋼鍛的閃亮刀刃，刀身約略有十公分長。據他說，是他以前在大學時代所慣使的木雕專用小刀。

小刀的刀柄是流線型、棕黑色的木製握柄，看起來很適合握拿在手上，馬克持刀的方式感覺也很熟練。這把刀與一般的雕刻用 V 字型鑿刀造型有所不同，而是大小介於瑞士刀與匕首之間的刀具形狀，聽說是專門用來做較大面積削鑿工法的器具，但我對木雕不熟，所以也不太清楚該如何正確使用。比較讓我意外的是，沒想到從大學畢業以來，馬克仍然隨身攜帶這把刀子。

「算了算了，你先去旁邊休息一下，我自己先來組裝攝影機。」

「不用我幫忙嗎？」

「不用啦不用啦，先等我架好攝影機，你再來幫我拍攝，我也要想一下畫面該怎麼取景。」

我聳聳肩。

馬克是一個驕傲又無禮的人，我總感覺，他應該打從心底輕視著我，我非常不想再協助他拍攝任何影片了。可是……我卻沒辦法兩手一攤，馬上掉頭走人。

我再度打了一個大噴嚏，激起了空氣中紛亂的灰塵。這棟廢樓裡的霉味實在太糟糕了，讓我的鼻子越來越過敏。

我忍受不了浮盪在空氣中無所不在的酸臭味，前額甚至開始隱隱作痛，有點暈眩。我只好抹了抹臉上的汗珠，往後退開，跨過幾片被折壞的廉價木板、空罐堆，朝向樓梯間左側的窗口走去，想要透透氣。

樓梯左側的窗口，是一座長方形的鋁製窗框，我伸手將玻璃窗打開。

從窗外吹進來的微風，散發著夏季獨有的溽熱氣息。

濕濕悶悶的熱風，拂過滴汗的皮膚，反而讓人更加煩躁。盆城的夏日，極其悶濕，如果氣溫飆到三十五度以上，更讓人心浮氣燥，容易上火。

等待馬克將攝影機固定在三腳架上面的空檔，我只好將頭探出窗外，想要多呼吸一些新鮮空氣。

雙手倚靠著鋁框窗戶，往外俯視，對街國宅公寓櫛次鱗比的水泥陽台便一覽無遺。

倏然之間，我充滿恐懼。

——被吃掉了……那個人……被吃了……

「啊，你說什麼？」身後的馬克隨口應話，好像沒有聽清楚我在說什麼。也許是因為我從喉嚨發出的聲音非常顫抖，並且夾雜著模糊低沉的咳嗽聲，所以他聽不清我的話語內容。

窗戶的對面，是一排排老舊公寓，其中有一棟公寓三樓的陽台，出現了極度不可思議的景象。

從屋內的窗簾縫隙，伸出了兩根似乎是人類雙腳的物體，乾癟的兩條腿八字形攤放著，膝蓋以上的皮膚呈現黑色，兩條腿的膝蓋以下部分，卻失去了原本的形狀。

在璀璨的陽光中，兩塊應該是人類「小腿」的部分，宛如橘紅色的碎裂絞肉，沾連著橙色的腿骨，有一根細長的骨頭甚至從右腳被粗暴撕扯下來，丟在旁邊。

青紫色的筋骨沾黏著一條條的血絲與肉團。

兩片腳板則勉強保留基本的構造，還能辨認出十根腳趾的大致輪廓。

陽台的地面上，鋪濺著稠黑的汗漬與四散的碎肉血塊，一片狼藉，慘不忍睹。

陽台側邊，則蹲坐著一隻毛色墨黑的土狗，仰著犬頭，軀幹挺直，似乎正對著頭頂盤旋的蠅蟲黑影出神凝視，烏綠色的狗嘴溢染著幾抹黯紅的色澤。

「有人……被吃掉了！」

尖叫一聲，我癱軟跌坐在地。

我慌張嘶吼的動作，嚇到正準備拍攝工作的馬克，讓他差點將手上的攝影機滑掉。

他趕緊將機器安穩放置在三腳架上面，轉身前來查看。

「喂，幹嘛啊，你很吵耶。」

馬克一邊嘟囔，一邊將臉色不佳的我扶靠到牆角。

之後，他便滿臉納悶，湊近窗框瞪大眼睛，想瞧瞧到底是什麼鬼東西，嚇得同伴的魂都飛了。

沒想到塊頭魁梧、平素自信過人的馬克，旋即大吸了一口氣，轉身喘息，雙手掩住臉龐渾身發抖。

我巍巍顫顫地起身，再度往外看，想要確認剛才的畫面是不是看走了眼。

沒錯，對街三樓的公寓，有著濁黃磁磚的小陽台，兩隻被啃食過的雙腳，窗簾半開擋住其餘身體部分，陽台上還有一隻狗。

一隻大黑狗。

一隻端正坐著的黑狗，神情凜然，有著三角形狀的頭部。牠彷彿察覺什麼似地，冷不防轉頭，仰望著我。

牠的尖細雙耳垂下，鐮刀狀的尾巴擺放地上，瘦弱身軀浮貼著突出的肋骨，兩眼毫不眨閉、直視著我，一雙瞳孔彷彿燃燒著兩束灰色的火焰。因為臉頰太消瘦而顯得非常圓睜的雙眸，既通靈又邪門似地，直直盯覷著我。

我整個人好像被這兩圈如同黑洞的獸眼吸了進去。

彷彿前方除了這雙黑色瞳仁之外，整個世界瞬間都腐爛了。

陽台腐爛了，對面一排排舊公寓腐爛了，加蓋的鐵皮屋也腐爛了，或高或矮的平房與高樓大廈都腐爛了，眼前城市風景像急速壓縮的鋁箔包瞬間扭曲，在熱氣蒸騰的空氣渦流中，流淌出酸臭噁心的汁液，氣味翻湧，從裡到外都徹底底，爛掉了。

爛掉了爛掉了爛掉了爛掉了爛掉了爛掉了一切都爛掉了。

廢墟之中，只有那雙黑到發光發亮的眼睛，還鼓跳跳炯炯活著，注視著我。

我也呆愣愣地站著，凝望著那隻狗，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

好痛……

大學時代，我因為在飲料裝瓶廠打工，打瞌睡時意外被滾輪機器壓傷的右足踝竟痛了起來，腳底劇烈疼痛牽連頭顱噁心暈眩。當時醫生曾解釋，因為神經元受損，後遺症可能引發持續痠痛，這種無法根治的痛楚，一直讓我很憤怒。時至今日，以往的舊傷依舊影響我的日常生活。

還沒拿出藥罐裡的止痛藥，我便緊緊閉起眼皮，低頭，大口嘔吐。

2.

這一座盆城，位於島國北隅的首善之都，是我每天生活的城市。我不厭惡這座城，但對它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情感，它就只是一處棲身之所，如此而已。

這座繁榮城市的東北面，有一片呈現「ㄨ」字形的丘陵與山系包住城區，而西南方則橫貫著幾條蜿蜒的河脈支流，大致上圍劃出盆城的行政區塊。

我則居住在西橋區某條河流的對岸，每天要前往城內上班，總必須要騎著一台 125cc.的舊型機車橫跨過一座大橋，循著河濱道路進入城中工作。

白天，我是某間大型量販賣場擔任商品巡補人員，雖然右腳受過傷不方便，但是幫商品補貨上架的簡易工作尚能負荷。有時量販店人手不夠，也會負責清潔環境、對貨、結帳等等工作。至於晚上，我則在租屋處附近的超商輪值夜班。

有許多無法負擔市內賃屋價格的人們，也採取與我同樣的生活模式，每天從租金便宜的城郊公寓出門，沿著位於盆城西區的橫水大橋，來到對面河岸的城區上班。

橫水大橋是一座寬敞的跨河橋樑，足以容納大量的車輛進出，機車族尤其眾多。每天早晨七、八點，從橋面最高處往下方道路騎進連接城內幹線的機車，應該有數千輛以上，猶如蝗蟲過境蔚為奇觀。

只要從城裡的平地抬頭望去，鄰近河岸、四十度傾斜的橋面，彷彿向下流動著一片「機車瀑布」。我還曾經在電視上看到報導說，外國有一個綜藝節目特

別帶領藝人來參觀橫水大橋的「機車瀑布」，這種現象似乎儼然成為某種世界級的驚奇景點。只要在 Google 網站上搜尋「機車瀑布」的關鍵字，馬上會跳出各種新聞採訪報導。

原來每一天，我都貢獻了我的小小力量，促成了這種驚奇景點的產生。

跟我一起觀看電視的馬克，再度擺出一副漠然的表情，翹著腿嗤之以鼻。

本名馬國儒的馬克，是我在大學認識的學長，我們雖然不是同一間學院的學生，但因為他與我修過相同的通識課程而互相結識。不過，我因為日夜拼命打工賺錢，因曠課太多而被當了好幾個學分，所以去年便被通知退學。

那時候馬克早已畢業，進入一間名叫「釉光藝術」的知名攝影工作室擔任影像編輯，也開始以馬克的英文名字自居，名片上的名字也印著「Mark」的字樣。似乎在這類時尚產業生存的人們，都會戴上某種充滿洋味的稱呼，作為一種城市時尚、尖端潮流的宣告。我個人是覺得很莫名其妙啦。

自從我去年被退學後，馬克有時工作欠缺人手，總會打電話叫我去協助他進行某些事務。但沒想到……這次休假日跟他出門，一同前往荒廢已久的圓環大樓拍攝影片，我們竟然會發現隔壁大樓，有一具死亡多日的屍體。

之後，馬克很享受那天的經驗。

馬克接受隔日的新聞媒體採訪，便隨即拋開當時目睹慘狀的驚悚表情，立刻換上一副沉靜的臉孔，侃侃談論著意外發現西橋區的舊社區獨居老人心臟病發，屍體慘遭飢餓家犬啃食的經過。

原本為了拍攝餐宴大樓的「養蚊子」廢墟狀態，營造出都市傳說的恐怖影片而前往取景，竟目擊驚人畫面，難怪馬克在鏡頭前大喊：「政府無能！蚊子館都有錢蓋，為何老人福利拿不出來？」

在盆城東區的小酒吧裡，馬克一邊吃著油脂光亮的雞肉串燒，一邊滔滔不絕地說話。在新聞上說過的故事，他挑著濃眉，再度加油添醋地說了起來。

「所以，不拍恐怖片了，乾脆改變主題，我想弄個關於老人問題、社會議題的片子。」他工作室的女同仁圍繞著馬克，紛紛詢問下一個計畫。但我早已聽膩了他的誇張說詞，便在吧檯的另一邊，自顧自啜飲著冰涼的生啤酒。

橘橙色的液態物質逐漸從玻璃杯中減少，透明的冰塊在杯底輕微碰撞，我靜靜凝望著玻璃杯體冒出的冰冷水滴濡濕了桌沿。

雖然嫌惡馬克，但我挺喜歡這間小酒吧所營造的友善氣息。也幸虧去年馬克帶我來這間酒館，我才會知道，原來城裡也有這麼一座輕鬆舒適的小地方。有時候，我心情低沉，就會深夜上門，與吧檯對面的女酒保聊聊天，吐吐苦水。

我凝望著酒吧天花板，有一個長方形區塊倒掛著許多透明的高腳杯。整齊排列的玻璃杯面，反射著暈黃慵懶的燈光，看起來分外舒服。

女酒保一頭紅髮，總扎著馬尾，跟她閒聊，總是讓我很輕鬆、很自在，彷彿能夠將生活中各種烏煙瘴氣的倒楣事，都吐露出來。

記得上一回，女酒保曾推薦我一款名叫 Salty Dog 的橘黃色調酒，說跟我很

配，喝起來也確實好喝，酸苦味挺適合消消暑氣。女酒保還建議說，若是不喜歡苦感，可以用鹽酒杯來調整味道。

但，我這一次卻沒有向女酒保點來喝，因為我得要顧慮一下口袋裡的銅板數量……另一個原因，則是我現在不太想聽到任何有關「狗」的東西，尤其馬克正在桌旁，一直講著狗吃人狗吃人的鳥事，太倒胃口了。

或者可以說，馬克這個人的存在，就讓我倒盡胃口，很想快點遠離他。

我不知道馬克到底對這種社會議題有多大興趣，就我看來，他想趁機出名的成分還比較大。

馬克向來擅長製造話題，藉此投機取巧來賺錢。他曾經跟我說過，啟蒙他的恩人，是一位木雕家。

有一次，他帶我去某位藝術家的郊區別墅，要將藝術家的木雕新作品陳列在一名新出道的女歌手 MV 的畫面之中。

我一邊駕駛著馬克新買的 CR-V 銀色休旅車聽他閒聊，才知道他曾在大學時代，跟過這位木雕師傅學藝，藝術家原來是他的授藝老師。

那時候我才知道，不學無術的馬克原來會雕刻木雕，這件事有些讓我意外。在車內空調裝置的出風口上方，擺放了一個棕木製成的手工笑臉娃娃，該不會就是馬克的傑作吧？

「難道，這是你做的？」

「對啊。」

我端詳著製工精緻的娃娃，圓形頭部的娃娃，張大嘴巴在燦笑，木頭的原始質感讓人很想摸一摸。沒想到馬克手藝挺厲害，連這麼小巧的玩具也能刻出來，這種可愛的造型應該很受小孩子歡迎。我撇頭一想，突然很好奇學木雕到底有沒有賺頭，便問了問馬克。

「當然有囉，要不然你以為我的木雕老師怎麼賺到一間別墅？」

「喔……這位大師應該很有才華吧！」

「嘖嘖，他有才華？實在笑死人～我在他工作室裡，跟他學過幾個月，馬上就知道他一點實力都沒有，工作室旁邊的倉庫裡都是一大堆粗製濫造的的作品。」

「但是，為什麼還有那麼多藝廊搶著買他的作品呢？」

「你果然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這是炒作。」

「炒作？」

「因為他恰巧有一位國中同學是大企業的老闆，所以他才有這種運氣嘛。」

「啊？大老闆跟炒作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那位有錢的大老闆在房地產賺了一筆之後，接著就開始把歪腦筋動到藝術市場。」

「啊？」

「呵呵，他的方法是這樣：他打算先在某位還沒出名的藝術家身上花大錢投資購買對方的作品，等到整個市場哄抬起來，藝術家水漲船高，再把手邊的藝術品高價售出，賺回來的錢就有好幾十倍獲利，那位木雕家只是恰巧交對朋友罷了。」

「這種事可能嗎？」

「這不是可不可能的問題，我只是在描述現況而已。說白了，這世界一切都是狗屎而已，狗屎狗屎狗屎狗屎狗屎！只要你懂得門路，還有什麼事情不能成功啊？明白嗎？當我知道了這一點，馬上恍然大悟，開竅囉。」

我從車裡的後視鏡，看見坐在後座的馬克摸摸鬍子、打哈欠的冷淡模樣。

聽他這樣解釋，我才知道他為什麼老是拍一些華而不實的影片。

馬克看準了城裡人的惡劣本性，所以總是拍攝了一系列低級趣味的影片放上網路，像是對路人惡作劇、扮鬼嚇人等等亂七八糟的拍攝主題。沒想到放上視聽網站之後，他竟然因此一炮而紅，許多廣告商紛紛找上門，讓他著實賺了一票。

「雖然只是網路上的小影片，但是投入成本低，只要多多撒網，一年下來也能多賺好幾十萬喔，對我來講，也只是零頭。」

我不知道馬克到底有沒有唬我，但我從他身上經常替換的名牌項鍊或手表配件來判斷，至少他的經濟能力比我寬裕非常非常多。跟在他的身邊，他也經常跟我分享一些走邪門歪道的撈錢秘訣。

不過馬克最主要的經濟來源，似乎還是依靠女人。

他曾經大言不慚對我說，只要他繼續把攝影工作室的女經理吃死，就不怕丟工作。有傳言說，他在大學時代就能開高檔房車，便是晚上在酒店裡當男公關，兼職牛郎。他依靠著一張俊俏帥氣的臉蛋以及三寸不爛之舌，從貴婦的身上挖出了數也數不完的鈔票。

我從來沒有向馬克詢問過這件事。但我想，就算這件事情只是加油添醋的八卦傳聞，但馬克很懂賺錢的門路，絕對是不爭的事實。

不過，每次他只要洋洋灑灑地夸談自己的賺錢手段，我雖然臉上唯唯諾諾，心裡卻嘀咕著話。

說到底，馬克其實就是個自私自利的小人罷了。

儘管我看不起他，但同時也有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尊敬情緒，從心底油然而生……因為，我實在很佩服他。

他的眼睛，將一切看得都很透徹。

我並不是一個聰明的人，所以我挺佩服馬克勇於用自己的智慧跟能力，對這個狗屎世界進行一些小小的反擊。

雖然如此，我還是很受不了他對我的無禮態度……可是，我仍舊必須忍氣吞聲當他的攝影助理，原因其實也離不開這個字——錢。

我很需要錢，非常需要錢。

他開給我的助理薪水多得嚇人，所以我無法從他身邊走開，就算跟馬克過不去，我也不能跟錢過不去。

自從高中畢業上大學之後，我就過著半工半讀的日子，甚至因為連夜兼職打工，意外弄傷了右腳。

之所以必須努力賺錢，是因為在大學聯合測驗的前夕，我家發生了一件大事。這一件大事，老套到我總懷疑自己是不是在作夢，畢竟在電視上看到的新聞故事，跟自己身上實際發生的事件，感受是完全不同。

簡單而言就是，父親被詐騙集團騙了。

老套的電話詐騙，老套的中獎通知，老套的假法律顧問，老套的稅款補繳，老套的老套，老套到連八歲的小孩子也能撥電話身體力行去詐欺他人的話術，努力為自己賺取零用錢。

老套到無話可說。

擔任建築工人的父親名下帳戶，幾乎八成的存款不翼而飛。

從此，父母兼職數目有增無減，我也幾乎將讀大學的時間花在打工、送報紙、直銷羊奶、擺玩具地攤……各種工作，什麼都做，難怪最後曠課太多，因此被退學。

——沒什麼留給你了。因貪心而一無所有的父親，總在酒醉後呢喃。

剛開始的幾個月，可想而知，母親對父親不斷指責爭執。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漸漸不再因「被騙了」的這件事而爭鬧。不知何時，我媽的口中，不再提起我爸的過錯，或者說，我爸整個人的「存在」都被我媽默默忽略了。

原來，人一旦選擇了放棄，任何事、任何人都可以假裝忘記。

接受被詐欺的事實之後，我們生活的運作只是靜靜地前進。自然而然搬家，自然而然找更多工作，自然而然向人低頭，自然而然少吃幾頓飯。沒有人提到「被騙了」的真實，就算說了，也只是用「喔那件事」的語氣含糊帶過。這就是家醜吧，只要在餐桌上說到「那件事」，就像吃到廚餘般倒盡胃口。

也許我們在害怕？懼怕一旦說穿了，我們連僅剩的尊嚴也將被騙去。

為了繼續活著，絕不能照鏡子看見愚笨而且醜陋不堪的自己。

這樣幻影般陰鬱的日子沒過多久也結束了。大學一年級下學期，父母便離了婚，我跟著母親移居外婆家。但不久之後，我也搬離了母親老家，獨自賃居在郊區的便宜公寓，偶爾才會回去看望母親與外婆。如果恰巧很幸運有一些額外打工賺錢的收入，我也會偷偷塞錢給我媽。

我很希望能讓母親的生活過得更加寬裕一些。但在盆城裡，要養活自己就十分困難了，我就算想讓母親過好日子，這樣的想法也只是偶爾想想而已。不管好運或壞運，總之我就這樣可有可無地生活著。

有時候，這樣可有可無的日子，也會發生一些奇怪的插曲。

例如，意外撞見老人的屍體，或者是……

現實中的巧合比小說還離奇，我在早餐店看早報時，險些把滿嘴的溫熱奶

茶噴出來。

報中記載著一篇〈餓犬食人〉的後續追蹤報導。

「……經查證，死者蒙大江（71歲），陳屍家中兩周……」

蒙大江。

那位遭黑狗啃食掉兩條腿的老人的名字。

霎時之間，我腦子一片混亂，像是被鐵錘噹噹猛敲。

我記得這個名字，我好像……有印象……究竟是在哪裡見過這個名字呢？

我抓著腦袋用力回想，突然靈光一閃。

我隨即拿出手機，打電話到大賣場的辦公室，撒謊向主管請了半天病假，謊稱自己重感冒。幸好，平常我工作勤奮用心，主管並沒有多問什麼，就直接准了我請假半天去診所看醫生。

我匆匆忙忙吞下咬了幾口的火腿起士三明治，發動機車引擎，前往鄰近社區的文化中心圖書館，想要查閱幾個月前的舊報紙。

雖然父親被騙後，警察說就算通知金融機構把相關帳戶列為警示帳戶，但那些帳戶大多是人頭戶，很難逮捕真正的犯人。最終，詐騙父親的詐騙集團也沒有逮到。

我那時候，並不太清楚什麼是「警示帳戶」、「人頭戶」這些詞語的意義。不過，我因為親身經歷慘痛經驗，每次讀報紙時，我開始會特別留意報上有關詐騙集團的相關報導，才逐漸知曉詐騙集團的運作方式，也知道了各種日新月異的詐欺術。

我記得很清楚，數月前，報紙上有一則利用假冒地檢署來電開庭要詐欺保證金的詐騙集團被捕消息，成員大多被抓，數名在逃。根據警方調查，這個惡質集團所得不法收入將近上億。

當然，這個詐騙集團應該不是當初詐騙父親的罪惡組織，會幹這種缺德事的人想必很多，多年前詐騙我父親的惡徒，早就已經逃得無影無蹤了。不過，因為我素來會留心報紙上發布的詐騙集團新聞，所以也留意了這一則新聞報導。

當我翻到那份舊報紙時，我心跳好像慢了半拍，像是被灌了一大瓶高粱酒般，渾身醉醺醺。霎時之間，我眼前的視野一片模糊，彷彿感覺地球的周轉慢了一大圈。轉頭看去，圖書館的窗簾被熱風掀開，慢動作似地飄浮起來。我眯眼朝窗縫瞥去，夏日炎熱的陽光下，似乎在不遠處的草叢中有一張狗臉。

狗臉的中間有一雙黑曜石般尖銳的雙眼，窺視著我。

我目瞪口呆。

那份舊報紙的頭條，報導著當天在捷運站發生恐怖攻擊案件，在搶救傷患的新聞照片下方，則刊登著警方破獲某詐騙犯罪集團的訊息。報紙上，白紙黑字列出一名在逃主嫌的名字，「蒙大江」的人名羅列在上，因為「蒙」姓十分特殊，在盆城裡是非常少見的姓氏，所以我特別有印象。

當然，這位叫蒙大江的人，並不是當時詐騙我父親的犯罪集團首腦的名

字，不過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都是詐欺犯。

3.

我是不是目擊了，在逃詐欺犯心臟病橫死的場景？而且，還是被困在家中的黑土狗咬得屍骨不全。

不過……這只是同名同姓的巧合吧？

那名老人居住的公寓，怎麼看都不像是擁有上億身價的詐欺犯會住的地方。

可能只是同名同姓而已，也許是身分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但自從知道了這件事情之後，我的心情始終很不舒坦，像是有什麼異樣的情緒堵塞在心中。

也許那名死者，真的是逃亡中的詐欺嫌犯？

如果真是如此……我開始回想那天的情景。

我與馬克一起目擊的公寓，是一棟破舊的大樓，雖然位處盆城的繁華地段，卻屬於老舊社區。也聽說那一棟大樓，已經被劃入都市更新的區塊，明年即將面臨被拆遷的窘境。

如果那名老人真的是詐騙集團主嫌，為什麼會住在那一棟舊公寓呢？

對了，也有可能……是為了避風頭，才特意掩人耳目，躲藏在舊公寓。

我的想像力開始無遠弗屆的膨脹。

如果……他真的就是詐騙主嫌，他會把鉅款花在哪裡呢？

也許他會購置房地產，或者是買下幾棟別墅？還是將錢灑在女人身上？投資股市？或者是……狗？我想起了那隻狗，那隻餓了兩個禮拜的狗，餓到前胸貼後背奄奄一息，不得不吃起因心臟病發死去的主人屍體的狗。

那一天，牠為什麼要轉頭看著我呢？

我的位置明明距離公寓陽台有二、三十公尺以上，十分遙遠。但是，那隻黑狗卻彷彿有著不可思議的靈性，直直朝我看來，彷彿……彷彿知道我正在觀察牠已死的主人。

那樣完全漆黑冷靜的神情，讓人渾身不對勁。

如果……吃了人之後，眼神就是這樣？

——喂喂，你幹嘛這樣看我？是你家主人不對吧？突然心臟病發死亡，才會害你被關在家中餓肚子……搞不好，你主人還真的是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大騙子喔，這樣的下場還真的罪有應得呢，呵呵。

儘管我在腦海中想像這樣的對話，仍然無法抹除那雙眼睛給我的詭異印象。

冷靜想想，這名老人死者與詐欺犯可能只是同名同姓罷了，我這樣告訴自

己。

我告訴自己，這只是巧合。

雖說如此……這幾天下來，我仍舊無法輕易忘懷這樣子的巧合。就算是在大賣場工作的時候，仍舊心神恍惚，無法平靜下來。

為了安撫內心的忐忑不安，我利用中午休息的時段，在賣場的員工雜物室裡，用手機打電話到釉光藝術攝影視覺工作室給馬克。除了想向他催討工資之外，也想問問他，關於那天目擊現場的相關事情。

沒想到電話另一端的櫃台總機，給了我意料之外的回覆。

聽對方說，本名馬國儒的馬克，已經在上個禮拜離職。

「啊，離職？可是……他沒有跟我說過要辭職啊？」

「他不是辭職，是被辭退，被炒魷魚了。」

「可是……他還沒將助理薪水給我，已經欠四個月了。」

「這我就知道了，你自己去問他吧，但是……我想，你應該打手機也連絡不上他。」

「為什麼？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對方停頓了片刻，反而問我是誰。

我向對方表明身分，電話彼端傳來「哦」略帶鼻音的聲響，有些可愛，這時我才辨認出對方的聲音，似乎是上次跟馬克去小酒吧聚會時，他曾經介紹我認識的一位年輕女性。

對方似乎放下戒心，開始壓低聲音，向我說明馬克的情況。

因馬克的女性關係太過混亂，女友之一的公司女經理似乎再也無法忍耐，兩人在公司裡大吵一架，女經理一氣之下就開除了他。

「原來是這樣。不過，為什麼打手機也找不到他？妳這樣說，好像他也人間蒸發了。」

「是呀，他真的人間蒸發了……或者說，他肯定會消失一陣子，誰也找不到他。」

「啊……為什麼？」

「因為他從公司偷走了一大筆錢喔。」

電話另一端的櫃檯小姐向我低聲解釋，因為馬克同時也跟出納組一位四十多歲的有夫之婦暗中交往，不知道用了什麼甜言蜜語，將公司某帳戶的提款密碼哄騙到手，早就移花接木捲走公司數百萬的籌備資金。

馬克的秘密行動連出納組的女友也不知情，等到女經理辭退了馬克，清查他在公司電腦裡的資料，才意外發現這件事。整間公司隨即鬧得雞飛狗跳，而那位有夫之婦甚至企圖在夜裡開瓦斯自殺，幸好她老公半夜醒來才制止她……

我瞠目結舌，仔細聆聽馬克闖出來的一連串事蹟。

沒想到馬克比我想像得更加厲害，竟然連這種事都做得出來。

但同時，我心底的深處，也逐漸浮升起一陣熱烘烘的焦躁。

看起來，自從馬克上禮拜被炒魷魚之後，他便沒有聯絡我，是因為他早就

跑路潛逃了，駕駛著他那台嶄新銀亮的 CR-V 休旅車，逃之夭夭。

最近他遲遲不把這四個多月之間，協助他攝影工作的薪資匯款給我，我在等得不耐煩，才打電話到他公司詢問，沒想到他早就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原來如此，我也被耍了。

去年被退學後，我曾幫馬克協助攝影工作兩個多月，他很慷慨，按時給了我非常豐厚的工資。所以今年這四個多月以來，我總是主動向他詢問是否有工作的機會，就算他遲遲未付薪水，我也不疑有他，更不好意思開口向他詢問。

看來是我太笨了，竟然會相信馬克這種人。

這時候，我才突然領悟到，就算馬克沒有因東窗事發而逃走，他也有可能，從來就沒打算要再付我薪資。一開始兩個月的薪資，只是為了讓魚兒上鉤的手段。也許，在他眼裡，能找到我這種任勞任怨的免費勞工，簡直就是天上掉下來的大好禮物。

他就是這樣的人，我明明很清楚……可是，我卻一直不敢面對這樣的事實。

我握緊拳頭，喉嚨滾動著壓抑低沉的嗓音，我該死的右腳又開始隱隱作痛。

「先生，你還好嗎？」

「沒事，沒事，我只是很驚訝……」

我向電話彼端的櫃台總機道謝，便掛了電話。

鬆開了拳頭，我將眉間的汗水拭去，垂頭喪氣，坐在大賣場的雜物室的板凳上，腦袋一片混亂。

當天晚上，我騎著機車跨越大橋返回郊區的家中，精神十分疲憊。我一路上恍恍惚惚，也差點跟其他機車擦撞，後方始終有怒氣沖沖的喇叭聲對我大聲吼叫。

連續好幾天的夜晚，我都在作噩夢。

白天上班時，同事們看到我，都被我雙眼下方厚厚的黑眼圈嚇到。必須輪值超商夜班的日子，我甚至因精神不佳而忘記要前去上班，結果兩次無故曠職之後，我便被超商店長開除了。

我開始固定吃安眠藥，想要讓睡眠品質好轉，如果腳傷恰巧發作，還得吞肌肉鬆弛劑助眠。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噩夢出現的頻率卻是有增無減。

每一夜的噩夢，都是同樣的場景。

我夢到了狗。

噩夢的背景，總是一片灰灰茫茫的白霧，仔細一看，才發現在白霧之中，全都是用鼠灰色的厚重夾板間隔出來的空間。

巨大夾板往上直直延伸到天上的烏雲之中，看不到盡頭。

灰色牆面則往左右開展，構成了或大或小的曲折通道。

腳下是沙沙作響的礫石地。

我四處穿梭，眼裡卻只能看到白霧與灰牆。突然之間，我來到一個寬敞的

廊道中央，前方好像有什麼怪異的聲音傳來。

有一個微小的黑點在遠處扭動，我聳著肩膀，身體僵硬，注視著那個奇妙的黑點。我考慮了很久之後，仍然決定要走過去，看看那究竟是什麼東西。

黑點越來越近，越來越近，我漸漸察覺，那是一隻狗。

是一隻毛色墨黑的大狗。

黑狗低著腦袋，背對我，尾巴下垂，狗嘴裡傳出嗚嗚低吼的叫聲，身體不斷呈現扭動的姿態。

我靠近一看，才發現牠正在用兩隻前爪刨地，細碎的砂礫發出嘩嘩聲響。

狗爪摩擦砂石的聲音非常刺耳。

我咬緊牙關冷眼旁觀，不知僵持了多久，牠緩緩束起雙耳，爪子挖地的速度似乎變緩慢了。我嚥著口水走向前，想看看牠到底在挖掘什麼。

越靠近牠，牠身上特有的獸類氣味越加濃烈，腥臊熱氣迎面襲來，臭味直鑽鼻孔，讓我很不舒服，感覺全身上下都在發癢。

黑狗的爪子仍然不停地挖呀挖，挖呀挖，凹下去的洞中，好像有什麼淡紫色的物體。我伸長脖子往前看。

那是一張臉。

腫脹發黑的臉。

我好像認得那張臉……

到底……到底是誰呢？

該不會是……馬克……對了……好像是馬克……好像是馬克的臉……但是，他下巴的鬍子怎麼不見了？是被狗爪抓掉了嗎？

為什麼馬克會在這裡？他死了嗎？他要被狗吃掉了嗎？是誰……誰要被吃掉了？

要被吃掉了要被吃掉了被吃掉了被吃掉了被吃掉了被吃掉了。

我充滿害怕地大聲喊叫，夢就醒了。

我一身冷汗涔涔。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如果繼續做這樣的噩夢，我一定會發瘋。就算沒有發瘋，我早晚一定也會把大賣場的工作弄丟，畢竟我已經失去了超商夜班的兼職收入，要是再弄丟賣場工作，我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將一無所有。

絕對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我無法允許，我不能忍受看到自己變成這樣……我總在小酒吧裡，醉醺醺地向女酒保述說我的苦惱。

如果我再沒有其他的工作收入，光靠大賣場的微薄薪水，根本無法在盆城裡過活。如果沒有充裕的錢，甚至可能，我連偶爾上酒吧喝酒解悶的小小娛樂也將失去。嚴峻的經濟情況，不能容許我擁有額外的消遣娛樂活動。

又過了幾個不眠的夜晚，我突然心頭湧現奇想。

彷彿……靈光一現。

俗話說夢由心生，我之所以會不斷作噩夢，肯定是因為看到那隻吃人的黑

狗，精神衝擊過大，才會導致我心神不寧。

如果說……我能去那一個名叫「蒙大江」的家中看一看呢？

當然，那隻黑狗早就不在那裡了。依照盆城政府的正常行政程序，對於無主犬隻的處理，應該早就把牠送到附近的動物收容所。

或許，當我去那個家中看一看，發現黑狗確實不在了，也沒有任何屍體，或許……或許我會比較安心一點，不會再胡思亂想。

我想要……親自瞧一瞧那個名叫「蒙大江」的家。

這時候，我才發現自己心裡，原來一直盼望著，想去他家看看。

我對於他居住的公寓，抱持著強烈的興趣。

如果……他真的就是報上記載的詐欺犯……我噩夢中的狗，彷彿就像是他的化身。

詐欺犯吃著他人的血肉，最後自己也被啃食。

究竟怎樣的人，才有膽子去騙取別人辛苦賺來的錢？就算只是同姓名的巧合，我也無法忍耐越來越膨脹的好奇心，想要一探究竟。

不法收入將近上億。

我回想起報導所說的詐騙金額，是一位名叫「蒙大江」的人，率領集團成員欺詐他人所得的金錢數量。

不如去看看吧。

偷跑進他家，看看他究竟是何方神聖。

也許……他真的是那一名在逃的嫌犯，也許我……

……我還能湊巧找到他藏錢之處。

因為，他既然刻意住在破爛的公寓裡，肯定是為了掩人耳目，而愚笨的警方還沒有追查到這一層關係，只是把他當作普通的獨居老人。

如果，房間裡有什麼秘藏的保險箱，憑我之前在鎖店打工的經驗……

當這個異想天開的念頭無聲無息浮現，像一條渾身冰冷的小蛇，鑽入我多日失眠而糾結的心中，我嚇了一跳。

有何不可呢？所有人都如此假惺惺，不願睜開眼睛好好端詳這世界發生什麼事……這個世界，一切都是狗屎。

對呀，沒錯！所有人都披著一層人皮，偽裝成人類，做著人模人樣的動作。

但我很清楚，那些人皮裡面的東西早就腐爛了，爛到發出噁心的酸腐味道。

長期失眠而緊繃的腦袋，像是不停加壓的蒸氣鍋，轟轟隆隆地鼓譟著。

馬克憑什麼趾高氣昂呢？難道，他真的認為只要生來一張好臉蛋，就能四處吃得開？

在裝瓶廠受傷後，我卻只能領到微薄的醫療保險金，右腳神經劇痛的後遺症，讓我經常要吞藥丸止痛。

只發了一封簡訊，便叫我明天不用來上班的超商店長。

斤斤計較每個月電費多寡的女房東，敲門催繳房租時，總是斜著眼睛瞪著我……

你們——你們！憑什麼用那種眼睛看我？

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每個人說穿了，不過都是在隨便過活，每個人都在作假。

我為什麼需要壓抑呢？我才是真正知道「活著」是怎麼一回事的人。

我的痛苦，本來就是那群騙子、惡人的過錯，要不是我那個笨蛋父親做了那種蠢事，我今天會這麼倒楣嗎？

就算以「倒楣」來解釋自己的境遇，我也無法原諒促成此事的罪魁禍首，那些可惡的詐騙集團！我會落到今天的地步，是誰造成的呢？如果……如果……假設而已……能取回一些……本屬於我的東西……也不為過吧？反正那全都是不義之財。

我越想越氣，也越來越理直氣壯，耳朵燙紅得難以忍受。

4.

這一天，我再度向賣場的主管請病假，撒謊自己高燒不退，雖然從電話中聽得出主管不悅的語氣，但他仍然是准許了我的病假。

騎著機車，我來到封閉的餐宴大樓附近。

望了望矗立於街角的那棟圓柱型廢樓，廢樓的外表鑲貼著看起來造型時尚的彩色磁磚。但因為年久失修，原先應該很亮麗的磁磚光澤，早已蒙上一層層油黑髒污的泥垢。可見盆城裡的空氣品質有多麼糟糕，每天從汽機車排放出的廢氣，真是異常恐怖。

凝視著廢樓，我始終抿著嘴唇，皺著眉。霎時，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好像正擺出馬克慣常出現的表情一樣，滿臉不屑。

老公寓的管理並不嚴格，雖然門口設置一座狹小的警衛亭，但看起來似乎只是一間堆滿雜物的小倉庫，並沒有任何保全人員在警衛亭內控管出入。

我戴著一頂棒球帽，躲在街角，不動聲色地觀察周遭，盡量不要太引人注目。

半小時過後，有一位男住戶拿出鑰匙打開灰色的大鐵門，我便拉低帽沿立刻跟上，一手托住即將闔上的鐵門。

「忘記帶鑰匙了。」我向男住戶微笑，對方似乎也認為我是同棟大樓的住戶，朝我和善地點點頭。

進了門之後，我假裝拿著背袋翻找東西，等待那名男住戶先行搭電梯離開，我才深深呼吸了一口氣。

我捨棄設有監視器的電梯，反而轉身踏上側邊的樓梯間，腳步輕盈，來到

位於三樓的公寓。

我要闖入的公寓位在樓梯右側的方位，我觀察了一下大門的鎖，那是非常舊式的喇叭鎖，很容易撬開。

我從口袋裡拿出一張公車悠遊卡插入門縫，小心翼翼的上下掰動，不費吹灰之力，「喀搭」一聲就順利開啟，進去之後，我便順手鎖起了門。

房內一片灰灰暗暗，我摸索著燈光的開關，雙手似乎翻倒了一些物品，才總算打開了燈光。

本來以為他家是敗絮其外金玉其內，裡面肯定富麗堂皇，或者會藏有什麼保險箱之類的櫥櫃。結果……我大失所望。

公寓格局如同外表一樣，很寒酸。

一個老舊的鐵櫃子，一張床，一個舊的木椅子，一個看起來像是新買的塑膠椅，地上擺了一個翻倒的空狗碗，牆角堆了好幾袋廢棄紙板和寶特瓶，就是僅有的擺設了。

兩邊的牆壁都堆滿了發黃的報紙，用紅色的塑膠細繩捆綁起來，一疊疊凌亂堆放，看起來似乎是要拿去回收換錢。

房間的長寬大概只有 6 坪左右而已，房內有一扇門通往廁所兼作浴室，空間也非常窄小，瀰漫著一股陳年不散的水霉味。

屋裡的屍體當然早就被搬走了，我回想當初從廢棄大樓窗戶的角度看過來，屍體可能陳列的方位。那個位置如今空無一物，前方便是暗藍色的窗簾，掩蓋住一扇玻璃落地窗。

我拉開窗簾與玻璃門，當時從廢棄大樓望見的小陽台便出現於眼前。

陽台的表面浮貼著濁黃色的磁磚，陽台空間大約有三公尺寬，有一邊的角落放置了三個小型盆栽，植物早已枯黃，地上散落了好幾片蜷縮的黑色葉子，不知道是什麼品種。因為小盆栽被陽台欄杆擋住視線，所以我從對面廢樓的窗戶才沒有看到。

陽台另一端，則是當時屍體雙腳擺放的位置，以及黑狗蹲坐的地方。

地上還有一層髒汗的黑漬，但是跟當時目擊的現場比起來，似乎乾淨很多，不知道是誰清理過？

不過，無論是屍體或者狗，都已經不在了。

本來，闖入這間房屋，是想要讓自己安心一點，但是現在看到這種空蕩蕩的景象，我卻有一點失望。

應該說，是非常失望。

毫無疑問，這間房子絕對不會是詐騙集團主嫌居住的地方。

我不認為有哪一個詐欺犯，生前會甘願住在這種簡陋破爛的公寓。

看來只是同名同姓的巧合而已。

我的心情像洩了氣的皮球，大失所望。我回想起報紙上記載死去老人的年齡，七十一歲，年紀真老，卻還要回收寶特瓶與廢報紙來賺錢，看起來，他的確是個可憐的獨居老人。

我嘆了一口氣，轉身回到屋內，插著腰，不知道要做什麼才好。牆邊有一個鐵銹斑斑的大櫥櫃，我便隨手打開。

抽屜裡面，有三張電費通知與租屋欠款單，幾份舊報紙，求職廣告單，幾包空藥袋。底層容量最大的長型抽屜，疊著五顏六色的廣告宣傳單，底下則有一份人壽保險契約書的登記資料。

在鐵櫃側邊，塞著一支兩公尺高的木牌，牌面寫著「明雄建設，花園別墅五千萬起，捷運方便……」的字樣，牌面背景則是一棟美輪美奐的高樓大廈景觀。看起來，這是大型廣告「T字牌」看板。

這種T字牌，是城內的建設公司委託「舉牌人」在鬧市路邊站著，手持T字牌，或者用「A型板」架放在人行道上，為建案做宣傳，藉由牌面上的箭頭指標，指引銷售中心的方位與地點。

看起來，這房間的主人，也從事著路邊舉牌人的工作吧……這工作很辛苦。之前有段時間，我還沒找到兼差的打工，便硬著頭皮跑去朋友介紹的派報社，做起了一周兩天的舉牌工作。

這份工作除了要忍受風吹日曬，但我更怕被以前的熟人認出自己，總是戴著口罩遮遮掩掩。

不過，這T字牌竟然被這老人拿回家，這可不好，如果弄丟了牌子，可是會被派報社罰錢。但是，老人如今已經……就算被要求賠錢，也無所謂了。我苦笑著。

這時，我才看到大鐵櫃的底部附近，橫放著一個塑膠相框。

這一個相框，似乎就是我剛才尋找電燈開關時，不小心被我的手掌揮落的物品。

我把相框拿起來，重新擺放回應該是它本來位置的鐵櫃上面。

相框內的相片看起來很新，出於好奇，我抽出相片仔細觀察，撫摸著相片紙的感覺，應該是最近拍攝的照片，裡面是兩個人的合照。

相片背景是附近公園，頭髮花白的老人，笑容堆高，左手親密攬著年約四、五十歲的黃臉婦人。

婦人的臉龐雖然鬆垮，但能從逐漸走樣的輪廓中，感受到她年輕時代肯定長相不俗。

相片中的男人，應該就是蒙大江吧？

我還是頭一次看到他的長相，生前的長相。

我特別觀察起他的雙腳，穿著西裝褲與黑皮鞋的雙腳很長，他的身材瘦瘦高高。

相片中一同合影的那名婦人，是他的女兒嗎？看起來，蒙大江似乎不是一名形單影隻的獨居老人。

這時，後方的房門陡然傳來異樣聲響，彷彿金屬碰撞的音質。

「喀啦」一聲，門打開了。

我詫異萬分，幾乎腿軟。

打開房門的人，該不會是老人的朋友？或者是……警察來進行調查？

我眯著眼睛，朝房門看去，一顆心七上八下。

沒想到開門者也嚇得雙眼睜大，嘴角僵硬，拿鑰匙的右手懸在半空。

「你……是誰？」對方向我問話。

我認出發話者，就是照片中風韻猶存的婦人。

我完了。

死定了。

不管她是蒙大江的什麼人，她肯定會打電話叫警察。

我該怎麼辦？該怎麼辦？擅闖民宅的罪，會有多嚴重呢？我膽顫心驚，感覺心臟快速跳動，似乎即將從胸口彈出來。

面色不善的婦人繼續向我詰問，為什麼我會出現在這個房間中。

我插在口袋中的雙手僵硬，舌頭打結。

「這家主人不是死了嗎？爺爺……我記得爺爺有養狗……」

「狗？」臉色陰沉的婦人無法理解我在說什麼，沉吟片刻。

「因為……我很愛狗呀，所以我一聽到爺爺死了，我就想，該不會小狗沒人照顧。」

「爺爺？你跟蒙老很熟嗎？」

「蒙老？哦，對，蒙爺爺經常在附近散步，也會在公園裡遛狗，因為我很喜歡狗，所以常常跟蒙爺爺一起閒聊養狗的事情。」

「嗯，但是……」

「阿姨又是誰呢？」我渾身冒汗，謊話實在編不下去了，我連忙打斷對方。

「我嗎……我……呵呵，我是政府社會局派遣的服務社工啦，負責照顧這個社區的獨居老人，也常常來拜訪蒙老……」

沒想到我一問起婦人身分，對方竟然比我還緊張心虛，肩膀不由自主晃動起來。

「喔，這樣啊……」

機不可失，我隨口嘟囔了幾句客套話，趁著對方不注意，便側身閃開婦人，朝門外溜走，頭也不回地跑下樓梯。

拔足離開前，我往後一瞥，婦人還傻傻站在原地，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氣喘噓噓不斷地奔跑。

我一路奔至馬路對面的廢棄大樓，從廢樓側邊的小門進入。

進了門，右腳痛得讓我不得不蹲下身體，吞了一顆止痛藥丸，不停喘氣。

這時，我才發現口袋鼓滿了東西。

原來剛才一慌張，把東西都塞進去了。

我用汗濕的雙手掏出口袋裡的東西，有相片、求職廣告、保單、以及幾張電費通知文件。

我吐吐舌頭，得趕快把這些東西丟掉才行。

我朝鄰近的一間男生廁所走過去。

再度來到這一間被棄置的樓房，讓我渾身戰慄了起來。

黑沉沉的通道之間，散發著一股揮之不去的塵霉氣味，低矮的天花板滲露著黏膩的水滴。

來到廁所裡面，我總算把口袋裡的東西，全部丟進好幾年沒清的垃圾筒，這時候，身旁竟傳出一陣急促的鈴聲。

「叮咚！叮咚！」

我嚇了一大跳，左右張望，才發現聲音來自我的上衣口袋。我的手機接收到一則簡訊，發出了提示音。

我打開手機，螢幕上顯示是馬克傳來的簡訊：

「薪水還沒給你吧？但我也沒錢付你，反正我不會回工作室了，乾脆我留在工作室的東西都送你，算是工資。拜拜。」

這算什麼，耍人啊！我不知不覺怒吼了起來。

混帳馬克！

陰暗的廁所空間中，空氣裡腐敗的臭味越來越嗆烈。我望著手機螢幕上的文字訊息，咳嗽幾聲，朝旁邊的地下啐吐了一口痰。

望著髒兮兮的鏡子，我整理好凌亂的頭髮，才踱步離開。

5.

隔天回想起這趟秘密的行程，簡直窩囊透頂，讓我心情很惡劣。

名叫「蒙大江」的老人，顯然絕非報紙上通緝的詐騙集團成員，婦人突然闖入房中，差點讓我就要在警局裡過夜，真是倒楣透頂。

我回想著昨天的行程，同時也從釉光攝影工作室走了出來。

儘管很不情願，但我還是在下班之後，跑到了釉光藝術工作室的門口櫃台，向員工詢問馬克留下來的東西。

「就這一箱，反正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你拿去丟垃圾桶也 OK。對了，之後要是馬克的消息，記得通知我們。」說話有鼻音的櫃台總機小姐，從通道側邊的倉庫室，拿來一個小紙箱給我。

我本來以為，馬克要送給我他的 DV 攝影機，或是什麼可以換錢的東西，結果箱子塞滿一堆不值錢的雜物。有幾本講述經濟學的通俗書籍，封皮都翻爛了，一個轉印著日本浮世繪的咖啡杯，確實很有馬克的浮誇品味，筆筒、A4 資料夾、木雕刀、一袋裝著原子筆之類文具的絨布包，還有……一尊木製笑臉娃娃。

那是一尊手工雕刻的木娃娃，馬克在大學時代親手製作的木雕玩具，我曾

經在馬克的車上看過。

真的是一尊栩栩如生、小巧精緻的木娃娃，笑臉的刻紋自然生動，眯起來的雙眼充滿童趣。木娃娃類似不倒翁的構造，捧在手掌上便會東搖西晃，可愛極了。如果馬克不去做那些投機取巧的事業，而是繼續磨練自己的木雕技藝，應該能有一番成就吧。

我從木娃娃的歡愉表情中，望見了馬克曾經燃燒過的夢想與熱情。

但他放棄了。

他一走了之，拋下了他的木娃娃，拋下了他曾經拿在手上的木雕刀，冷淡的臉龐一副無所謂。

「狗屎一樣的世界。」

我的耳畔似乎又響起他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

不過，為什麼馬克還要特別傳簡訊給我，要將這些他不要的東西留給我呢？

我搖搖頭，實在搞不清楚。畢竟，我跟馬克雖然認識，不過關係也不算太好。也許，他對於自己積欠工資的行為，感到很良心不安吧，所以，才想做一些彌補……

陷入胡思亂想的時候，我驟然憶起當時出現在房中的婦人臉龐。那位婦人，她也是想彌補什麼，才會回到主人已死去的房間嗎？

等等……不對。

突然之間，我發現婦人的現身，很不合邏輯。

婦人認識老人，是很正常的事情，畢竟她與老人合照過，說明兩人之間有某種程度的親密關係。但是，為何老人死亡之後，她還要回來？

她說自己是政府社會局派來的社工，但社工怎麼會有公寓鑰匙？

並且，我開始疑惑，像「蒙大江」這樣稀少的姓氏，兩個人真的只是同名同姓的湊巧？

如果，「蒙大江」真的就是那名死在家中的老人姓名，但那名老人卻不是騙走近億金錢的詐欺犯「蒙大江」？倏地靈光一閃，我有了奇異的想法。

我回憶起那張丟在廢棄大樓的求職廣告單，上頭畫滿記號……我霎時頓悟。

那張畫滿記號的廣告單上，圈起來的欄位，有應徵清潔工，也有廣告派發員等等工作，但唯一的共通點便是歡迎無經驗者、高齡者，甚至有幾欄寫著面試成功便會馬上領薪。

謎底揭曉。

天底下無白吃的飯，這些廣告說穿了都是「應徵詐欺」。

面試時，對方會用各種理由向應徵者收取一筆保證金，若應徵者無油水可撈，便藉機收取應徵者的身分證，再給點小錢打發對方，之後便避不見面。

蒙大江根本不是詐騙集團的成員，他的名字只是被盜用了。老人的身分證可能意外被騙走，結果流入黑市，最後才來到詐騙集團手中，成為他們偽造身

分的擋箭牌。

警方早就先一步查出集團成員利用假造的人頭帳戶，所以才不認為心臟病發而死的老人是集團成員之一。

老人的生活想必很困苦，為了找工作，才會被欺騙，讓自己的身分證被犯罪者利用。

從大鐵櫃側邊的售屋廣告 T 字木牌來猜測，他唯一找到的工作，可能是站在街角，拿售屋塑膠版當活廣告。當舉牌人，只會在週末六日工作，門檻很低，不論是遊民，或者臨時失業需要賺個外快，都會被派報社錄用。

我也看過一些來自康復之家的收容者，半邊臉頰都是恐怖的燒傷痕跡，用白色棉布遮掩住，但只要肢體障礙不會妨礙到舉牌工作，也能被分派工作。

我做過這種工作。站個一天八小時，只能賺個八百元。

我當時的同事，大多都是中年的大叔，因為各自擁有不同的理由，而抬起腳步，魚貫抵達位於小巷弄深處的沒有招牌的派報社，等待一輛大貨車來接我們，然後在不同的站崗路口放人下車。

在街上站整天，腳傷痛到讓我彎腰駝背，猛吞藥丸。但這不是最慘的事情，我聽過某位同事的糟糕經驗：他站了半天，結果尿意累積，交接工作的人始終不見蹤影，附近沒加油站、速食店可供解決尿急，實在忍不住了，他只好偷偷摸摸慢步到人行樹畔，趁沒人路過時，解開褲襠。

聽聞這個經驗，身邊的同事都揚起嘴角，哈哈大笑，他們曬傷的紅褐色粗糙臉頰，拉扯起無數的皺紋。這時，我卻表情僵硬。

想像著，在車水馬龍的街上，一個大男人尷尬低頭，在廣告牌的遮掩下，用手拉開褲頭拉鍊。樹木的陰影裡，靜靜流淌著一灘泡黃液體……在眾目睽睽、人來人往的馬路邊。

那名孤獨死去的老人，是否也經歷過什麼不堪回首的事情？

在寂寞的日子裡，身邊的黑狗，可能便是僅存的依靠與安慰了吧。

先前，曾經聽馬克談論過，那條黑狗，會被市區內的動物收容所暫時收養。若經過一段時間，黑狗仍然無人願意認養，便會被安樂死。這就是盆城對待無主犬隻的正常處理程序。

應該不會有人願意認養牠，畢竟事實是，牠曾經吃過人……

我愣愣地想像著，關於老人與黑狗生前可能遭遇的命運。

是不是，有某一天，我也會變得如此淒慘呢？

——沒什麼留給你了……父親彷彿又在耳畔說話，吹吐著臭味不堪的酒氣。

無依無靠的生活，只能倚靠自己。

是呀，生命就是這樣了。

每個人都在努力存活，就算是撿拾他人的剩菜殘羹，也要無視羞恥，忍耐吞下。

就算是一個人，也要奮力過活。

一個人……

我突然回過神。

不是一個人。

是呀，不是一個人，怎麼忘了這件事呢？

我想起了那張相片。沒錯，不是一個人。

心中驀然升起了一個冰冷的念頭，像是一尾蛇滑過腳邊的念頭……我嘴角微揚，閉眼思考……

這時，我聽到了，從對面的空間中，傳來了那個聲音。

那個聲音告訴我，要為了自己而活。略偏高亢的柔緩音質，像是與親愛的朋友對話的氛圍，囁嚅迴響在奇妙的空間中。

啊啊！我懂了。

我彷彿在混沌中看見了前方的路，我的未來……

我返回那棟廢棄的餐宴大樓，從廁所的垃圾桶裡，捏出被我丟掉的紙團。

接著，我拿著照片，回到了舊公寓，假裝成一名保險公司的調查員，向舊公寓二樓的住戶詢問，要來調查老人意外死亡的案件。

二樓的住戶似乎是一名神經質的女子，先將鐵門用鍊子拴住，再隔著一道小小門縫對我說話，連大門都不願意打開。

我將照片遞進大門縫隙，不久之後，對方將照片遞還給我。

幸好這名住戶雖然神經質，但是顯然很八卦同棟樓層的住戶生活。女住戶向我證實，老人沒親人，那名婦人確實住在蒙大江的公寓裡，不過身份並非社工，而是他的女友，是他前幾個月剛認識的人。

聆聽著女子似乎很精細的敘述，我不禁想像起來，也許她經常在半夜偷偷將門縫打開，悄悄窺視樓梯間有誰出沒。

我將照片從門縫裡收回來，十分有禮地向女子鞠躬道謝。

我心中的疑惑終於解開，難怪房裡有兩把椅子，一新一舊。

我在照片後面寫了幾行字，上了三樓，將照片偷偷塞進老人房間的門下。

這天夜裡，夢中惡寒，我又夢到了狗，但這一次……

我夢見自己變成了一條狗。

我是狗。

我走在人聲鼎沸的街道，我的下腹部傳來難以忍受的直覺，我緩緩抬起右腳，卑賤地低頭撒尿，溫熱的尿液逐漸流過人行道、水溝、甚至是斑馬線……所有的路人都看見了，甚至還有人淺淺訕笑。

一陣驚慌失措，我嗚嗚低鳴數聲，夾著尾巴拔腿逃跑。但，無論怎麼跑，我都在迷宮般的城市街道四處打轉，前方永遠有出不去的死胡同，高牆環繞，怎麼逃都逃不出去。我無比疲累，以及飢餓……好餓……好餓噢……

我張開嘴……

6.

約定地點，是舊公寓旁的小巷弄。

我站在街道監視器拍不到的隱密死角，天氣極熱，炎夏太陽映射在路口反光鏡上的白光，讓人眼花撩亂。

今天的工作天，我連請假都沒有向主管報備，便直接翹了班。

我騎著機車跨越河面上的橫水大橋，來到了城內，駐足等候在國宅舊公寓旁。

等了一小時，婦人來了，一見到我，便是破口大罵。

「臭小子！」

「小聲點，被別人聽到可不好……我先說一句話，妳聽好了……我知道妳的目的。」我聽到我的嘴裡自動發出冷漠、慢條斯理的音調。

「哦？」

「之前妳說自己是社工，但我調查過，你其實是他女朋友吧！為什麼騙我？」

「……」

「妳為了詐領保險金，才跟在蒙爺爺身邊吧？這手段很常見，只要跟在獨居老人的身邊，對他說好話，替他煮飯，多點耐心，哄他在保險受益人欄位填上妳的名字，應該不難。不過，在保險實務的審核上，應該會很嚴格要求跟被保險人具有直系血親或者是配偶的身分，要不然人壽保險應該很難被審核通過，所以我猜，妳應該也欺騙蒙爺爺進行了結婚登記吧？所以妳才能在保單上填寫名字，這是結婚詐欺喔。」

「你在……胡言亂語什麼！」

「還有，我看蒙爺爺的死因不太單純喔，鐵櫃裡的藥袋為什麼沒有藥丸了呢？」

「你……要怎樣？」

「鄭……我看看……妳叫鄭妙如吧？鄭大姊，如果要拿回人壽保險書，需要一點錢當作代價。我只要求……三百萬應該不過分啦，畢竟根據這個資料，妳至少可以拿到四百多萬的錢……」我在她面前揮舞一張紙，是那份保險契約書。

「我……」婦人鐵青臉。

「說話呀！」我將契約書再度摺好放回口袋，再從另一邊的口袋掏出小刀，「妳這個大騙子！」我怒目瞪視，舉高刀子。

電線杆後方，突然衝出一個穿短袖花襯衫的男人，二話不說，便舉起雙手向我揮拳。

我嚇了一跳。

隨即，我與對方陷入了混亂的扭打。

我丟開了契約書，拿著小刀慌張舞動，刀尖傳來陷入某種柔軟物體的感覺。

「啊啊！」男人一臉蒼白，摀著肚子尖叫，表情扭曲痛苦。

雖然我有些慌張，但我一見到那名衝出來的男人被我刺中肚子，我就覺得有些安心，看起來他的行動力瞬間下降了許多。

該怎麼辦呢？現在該怎麼辦？

我望著眼前痛苦哀號的男人。

我必須保護好自己。

我覺得，只刺一刀應該不太保險。

我反手拿刀，斜蹲著身，持刀往他的大腿猛戳了好幾下。

我猜測小刀應該割到了動脈，因為血液濺灑的力道很猛烈，噴射到我臉頰上都有點刺痛。

長度約十多公分的長型刀刃，本來的功用是拿來切割木頭，再怎麼堅硬的原木，都會被這把刀削切成薄屑。可想而知，使用在人類的脆弱肉體上面，會更加容易。

男子趴在地上哀號，往旁邊掙扎爬去，他的花襯衫在扭打過程中往上掀開，露出了一片黝黑的背部。

我將小刀轉正，對準赤裸的背部，手舉高用力砍下去，不停地砍，不停地砍。感覺……感覺好像在切豬排？莫名其妙，真是莫名其妙的印象，我眼前突然浮現了之前在那棟廢樓裡，看到的廢棄的砧板。在那片木製砧板上，應該也被切剝過許多不同的食物吧……就如同現在趴躺在地上的男子，正在被我用刀切砍一樣。就像……切豬排？

當然，我沒有親手切過豬排，我對於廚藝也不是很在行，只是曾經在夜市裡，看過小吃攤販用寬板的剝刀切豬排來賣，或者是切著雞排。當然，剝刀與木雕刀的大小絕對截然不同……所以，我只是想像，如果我也拿一把剝刀來切豬排，大致上可能是這種觸感嗎？

但是，用砍的方式，讓我的手有些痠。而且因為刀身細長，砍在男子背部容易滑掉……

果然還是要用刺的姿勢，比較省力。

我再度將小刀轉反，用戳刺的方式往男子背部下刀。

我用很俐落的姿勢舉起刀，往下刺，血花濺了起來。

原本是木雕用的銳利刀刃，用來貫穿人體肌膚，似乎也不會太費力。

一邊想著這種瑣碎的小事情，我的手一邊自動地揮舞著。

再一次，往下刺，血濺起來。

再一次，往下刺，血濺了起來。

猝不及防，我的肩膀被撞到，雖然力量不大，我仍然重心不穩往後跌倒。

原來是婦人前來解救男子，雙手用力捶打我的肩膀。

她猶如驚弓之鳥，扶著不停流血的男子，往巷口逃去。

我穩住有點暈眩的腦袋。

可惡。

詐欺犯們，通常一人動手，其他人把風，沒想到我竟忘了這點。我大聲咒罵，沿著血跡追去，才跑幾步，右腳又不爭氣的痛起來，我掏出藥罐，但罐中空無一物。腳好痛……右腳的舊傷似乎再度復發，只能一跛一跛往前追去……我痛到嘴唇發抖，隨手便將藥罐子砸到地上。

婦人與受傷的男子雖然跑得快，但地上鮮紅的血漬標示了路徑，看來男子受傷不輕。要不要繼續追？我喘著氣詢問自己。

要，一定要。因為我的臉被看到了。

雖然沒什麼大不了，但我還是感覺擔心。

要是之後警方或他們的同夥人找上門來，難保不會有危險。而且我的目標還沒達成，若轉頭離開，只是半途而廢。總是一事無成的我，難道這件事也要無疾而終？我真的這麼沒用？

我才不是沒用的傢伙。

儘管腳痛，我還是繼續往前追逐。

大街上，沒有任何車子經過，也沒有路人，只有一台壞掉的紅綠燈不規則閃爍著黃色燈光，這個地方感覺好荒涼，好像全世界只剩下我一個人。

小刀的棕黑色木柄濕淋淋，紅色的液體流到手上的觸感很燙，而且很黏，右手和刀柄好像再也分不開了……我循著血漬，來到了舊公寓對面的廢棄餐宴大樓。

我不用急，因為他們竟然糊里糊塗跑進了廢樓，從側邊門內逃進去。小門原先有貼上黃色的警告封條，但上次與馬克偷偷闖入的時候，封條早就被馬克一手撕掉。

他們的逃跑路線，真是非常錯誤。

那裡是我的地盤，我跟馬克早就在裡頭逛過一圈，對於樓層間錯綜複雜的構造很熟悉。這棟廢樓裡，每一層樓房的格局都不太相同，鼠灰色的巨大塑膠夾板分隔出來的空間有大有小，通道也左彎右拐。

只要抓到他們，再拿樓內的廢棄麻繩捆綁兩人，也許他們就會乖乖聽話？

我想起以前看黑道電影裡，黑幫份子經常使用的某些殘忍的逼供手法，儘管血腥野蠻，但是好像可以……來試試？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勇氣這麼做，但是……既然電影裡都是這樣演，也許也是有道理的。

例如，切掉一兩根手指頭，或者先把腳筋挑斷。

反正，先抓到他們之後再說，至於要用什麼方式逼供，可以再想一想。

我正打算進去的時候，眼前突然閃現一片白花花的光線……

驚訝中，我後退了一步。

啊啊啊，有人在看我！

頸背竄滑過了一陣冷汗，我害怕地抬頭，廢樓的灰牆上，橫列著一排排玻

璃窗戶。

原來剛才閃爍的白光，是玻璃反射的陽光。

高聳樓牆上幾十片白花花的玻璃窗，好像張開一雙雙眼睛。水泥色的大樓彷彿一隻巨大的生物，正在俯瞰著我。

嘿、嘿嘿。

沒錯，我知道那不是眼睛，只是窗子，是窗子。

我吞吞口水，用左手擦著滑落眼皮的脂汗。

沒人在看。

當我握緊刀柄，推開小門，跨進廢棄大樓的那一瞬間……

我才明白了一切。

原來如此。

在那一刻，我才終於想通，我為什麼害怕那隻黑狗。

先前在噩夢裡，土堆中腫脹紫黑的人臉，沒有鬍子，所以他不是馬克，也不是任何人的臉孔，那是……

——我的臉。

我……我絕不要被吃掉！

黑暗中「啞啞」一聲，門關上，一陣難聞噁心的腐臭味迎面撲來。

我舉起銳齒般的刀尖，往前方邁進。

——〈夢魘犬〉故事完